

閩縣吳曾祺編輯

第二冊

重
訂 中 學 國 文 教 科 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商務印書館

分十
二册

黎文古續選辭類纂

六角
二元

是書爲遵義黎庶昌先生所選繼姚氏古文辭類纂而成與王氏之續古文辭類纂大旨雖同體例稍異王選祇及清朝多至四百首是書則上自周秦下迄清朝清朝文雖祇二百餘首頗有溢出王選者而奏議辭賦敍記則又王選所無故已讀王選者更不可不讀是書以一證其異同

五七三

MIDDLE SCHOOLS
CHINESE NATIONAL READERS
COMMERCIAL PRESS, LTD

戊申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三月訂正八版

(重訂中學國文教科書四冊)
(第二册)定價大洋壹元肆角
每部

評選者 侯官吳增祺
重訂者 武進許國英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者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北京奉天龍江天津濟南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
無湖杭州福州廣州廣州
湖州

翻印必究

三一〇

商務印書館發行

沈秉鈞

方毅

傅連森

陸爾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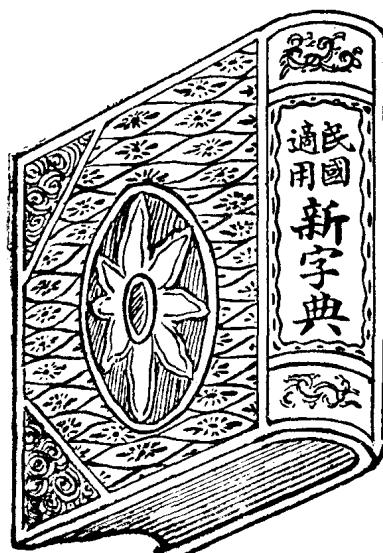
蔡文森

張元濟

高鳳謙

輯編

洋布面金字定二元四角



裝華分訂六冊定一元四角

訂正舊義 增補新義

凡通俗字 及新造字

譯音字等 搜羅靡遺

注釋明瞭 音韻確切

符號軒豁 圖畫精工

可謂開字書之新紀元

商務印書館發行

瀛寰寰全志訂

一元三角附圖一冊七角

新撰瀛寰全圖

定價一元

屠寄著

中國地理教科書

定價一元一角

臧滅勵蘇著

新體中國地理

定價一元二角

最新中學若王建極譯

地文學

定價一元三角

謙本圖旅行記述

地理讀本

甲乙編編歐美洲洲定定價價一元二元五角角

中學地理教科書

名左列書

二集目錄

五代

高居誨于闐記

胡嶠陷北記

王朴平邊策

劉崇遠金華子新編序

王贊元英先生詩集序

徐鉉遊衛氏林亭序 九疊松贊

羅隱拾甲子年序

宋

孫奭論天書

張載西銘

程頤視聽言動四箴

王禹偁黃岡竹樓記

韓琦諫垣存藁序

范仲淹岳陽樓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歐陽修朋黨論 縱囚論 五代史馮道傳論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 五代史宦者傳論

五代史伶官傳序 蘇氏文集序 梅聖俞詩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祕演詩集序

集古錄目序 桑慳傳 灑岡阡表 尹師魯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徒徠石先

生墓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 石曼卿墓表 胡翼之墓表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有美堂記 相州畫錦堂記 王彥章畫像記 祭資政范公文 祭尹師魯文 祭蘇

子美文 祭石曼卿文

蘇洵族譜引 張益州畫像記 木假山記

蘇軾荀卿論 韓非論 賈誼論 龜錯論 范增論 留侯論 論秦始皇扶蘇 策略

一 策略四 策略五 決壅蔽 無沮善 倡勇敢 六一居士集序 范文正公文

集序 上梅直講書 黃州上文潞公書 方山子傳 表忠觀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李氏山房藏書記 眉州遠景樓記 超然臺記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轍三國論 巢谷傳 東軒記

王安石原過 答韶州張殿丞書 讀孟嘗君傳 讀柳宗元傳 許平墓誌銘 趙師旦
墓誌銘 桂州新城記

曾鞏分甯縣雲峯院記 唐論 書魏鄭公傳後 列女傳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先

大夫集後序 寄歐陽舍人書 與孫司封書 雜識二首

司馬光葬論 洛陽耆英會序 答劉濬書 與王介甫書 訓儉示康 上英宗言時政
闕失疏 諫院題名記 呂獻可墓誌銘

尹洙諫時政疏

李覲袁州州學記

錢君輔義田記

晁補之新城遊北山記

鄭俠論新法進流民圖

王震南豐集序

尹源答客問

王无咎題崔圓傳後

張耒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雙槐堂記

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

蘇舜欽答韓持國書

陳師道與秦少游書

黃庭堅與黃觀復書

汪藻爲隆祐太后草詔

李綱道鄉集序

陸游京口唱和序 雲安集序 范待制詩集序 晁伯咎詩集序 周益公文集序 答

劉主簿書 答王樵秀才書 姚平仲小傳 陳氏老傳 煙艇記 復齋記 簿邊樓

記 居室記 書包明事 書二公事

朱熹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代劉共父梅溪集序 濂溪先生祠堂記

方逢辰上理宗書

楊萬里選法論

陳亮李靖論

葉夢得石林山堂記

洪邁選德殿記

周孚滁州奠枕樓記

何耕錄二叟記

謝翹登西臺痛哭記

金

趙秉文寶墨堂記 御史箴

麻革游龍山記

王若虛李仲和墓碣銘

元好問送秦中諸人引 雷希顏墓誌銘

王黃華墓碑 鄭州新倉記

元

馬祖常臥雪齋文集序 石田山房記

宋本真定張君墓表 水木清華亭記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虞集吳張高風圖序 汪氏勳德錄序

孝思亭記 王伯益墓表

牟巘跋崔清獻公洪忠文公帖

柳貫題郎中蘇公墓誌銘後

戴侗六書故序

吳澂送盧廉使還朝爲翰林學士序

曹元用送王編修代祀秦蜀山川序

王士熙張進中墓表

曹居一李伯淵奇節傳

揭傒斯李節婦傳

姚燧送暢蘊甫序

中學國文教科書二集

五代文

高居誨于闐記

此紀程之作。閱之足知塞外山川風物之異。惜其不記出使始末爲美中不足耳。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黨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黨項牙也。其酋曰捺崖天子。渡曰亭河。至涼州。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邪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澁四竅。馬蹄亦作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犢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辯髮戴瑟瑟。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族。其牙帳居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消。乃得水。匡鄰等西。

行入中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醜磧。無水掘地得溼沙。置之胸以止渴。又復渡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葡萄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廬州。渭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也。

胡嶠陷北記

嶠爲蕭翰掌書記。因隨之入契丹。翰誅無所依。居契丹七載。當周廣順三年逃歸。是篇紀塞外故實。至爲詳備。足補史書所不及。詞筆亦近古雅。而開手不記赴北之由。致中間所記。因蕭翰被鏁。遂至福州。云云。語無來歷。似於文律少疏。

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峰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於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

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度湟水。又明日。度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於此。其水泉清冷。草輒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蕭翰與世宗兀欲相擊。遂及述律后戰於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於樸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技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珍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東瓜。而味甘。又行東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於此。會部人葬太宗。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

自起至此
所歷以下
則其旁各
耳聞者也

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蓋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葬太宗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鎬。嶠與部曲東至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初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近云距契丹國東至於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眞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於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韃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韃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瓢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消冰。乃得飲。東北至

韃靼子。其人髡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韃靼子。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常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則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常選百里馬二十四。遣十人齎乾鈔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韻利烏干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蠻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

王朴平邊策

料敵之神。薈蔡不足以喻。厥後世宗平淮南。洎宋初削平諸國。其用兵先後。率不出此篇。

所言、

知受病之
則知治之
是病由知
一定道此論

語似陳腐
然根本不出之

亟肄以
即誤之多方
說以誤之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奸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說，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寶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皆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則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捲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

必須以強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察之。

劉崇遠金華子新編序

詞旨卑約。不敢一毫作自負語。然於興趣不淺處。亦復言之娓娓。

金華子者。河南劉生。少慕赤松子兄弟。能釋羈勒於放牧間。讀其書。想其人。恍若遊於金華之境。因自號焉。生自童蒙歲。便解愛人博學。暨乎鬢髮焦禿。而無所成名。凡爲文章。略知宗旨。最嗜吟咏。而所得亦不出流輩。年逾壯室。方莅官於畿甸。繼宰二邑。共換二十餘寒暑。惟知趨趣畏慎。不能磊落經濟。罷秩歸京。得留綴班。家貧窶。在闕三四年。甚窘困。稍暇。猶綴吟不困倦。縱情任興。一聯一句。亦時有合於清奇。顧於食玉燃桂。不無撓懷。纔緩紆斯須。則嘯傲自若。或遇盛友良會。聞人語話。及興亡理亂。猶耳聰意悅。未嘗不周旋觀察。冀或湊會警戒。庶幾助於理道者。必慷慨反復。至於逾晷不息。時皇上憂勤大寶。宵衣旰食。致治之切。無愧前代。命有司張皇公道。捨擇材雋。科第取士。鬱然反古。時有以春闈策問。舉子對義見示者。覩強國富民之論。今古得失之理。則愧惕雀息。往往汗流。何者。以坐遇明盛時。而抱名稱